

William Harvey

Charles Darwin

Gregor Mendel

Louis Pasteur

Francis Crick

James Watson



伟大的科学家

〔英国〕罗斯曼里·保丹尔著

目 录

威廉·哈维.....	1
查尔斯·达尔文.....	20
格雷戈尔·孟德尔.....	31
路易·巴斯德.....	40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	51

威廉·哈维



心脏是如何工作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希腊时代至十七世纪初期著名的医生、大科学家威廉·哈维对此进行研究之前，整整一千四百年毫无改变。哈维认真细致的科学的探索，为后来的科学家指明了道路。在科学研究方面，哈维认为，我们“应该亲自探索”。这句话现在看来似乎极为平常，可是在哈维开始研究的那个时代，医生和科学家们都是接受以前大科学家的说

法，却很少亲自从事研究和探索。

当时，希腊人相信人体内的血液就象海里的波浪一样，一进一退地流经全身。他们认为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去的是具有坚韧厚壁的动脉，而不是心脏的搏动。他们还认为，静脉血是肝脏制造的，然后流入心脏，在那儿它和已经流经肺脏并获得了空气的动脉血会合。

在十六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心脏和肺脏之间还存

在着血液的循环运动。后来，就在哈维从事研究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有个医生——他后来当过哈维的老师——注意到了在静脉里有瓣膜。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位医生并没有发现瓣膜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那么很可能他在哈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血液循环的秘密。然而他的发现仅仅到此为止。

事实上，血液的运动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正如在一切神秘故事里一样，这里也有许多迹象都指向问题的根蒂，这就需要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能在这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去伪存真，找出答案。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威廉·哈维。

一五七八年四月四日，威廉·哈维诞生于英格兰东南海岸肯特郡的福克斯顿。福克斯顿当时还是个小镇子，但由于和欧洲有着贸易往来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口岸了。后来作过许多旅行的哈维，当年一定是常常站在海边上注视着那些装卸货物的高大帆船，并为这些船只的来路和去向而感到好奇。

威廉·哈维是他父亲托马斯·哈维第二个妻子所生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父亲同欧洲人做生意赚了很多钱，所以一直能够供养他的全家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

托马斯的第一个妻子叫朱莉安娜，她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死了。生下的这个女儿也取名叫朱莉安娜。托马斯的第二个妻子叫琼，她生了九个孩子。琼对朱莉安娜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得非常好，一直到她出嫁。托马斯·哈维和自己的两个岳父关系都很好。他和第一个妻子朱莉安娜的父亲威廉·詹金共同经营了一家开往欧洲的客轮公司；琼的父亲在坎特伯雷经商，哈维一直同他保持着生意上的来往。

威廉·哈维诞生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是当时英国的女王。那个年代新的发现可真不少：沃尔特·兰陵爵士从新大陆带回了土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胜利完成了环球航行，满载珍宝而归。英国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战果累累，声名显赫。

年轻的威廉·哈维，对于自己国家经历的战争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一五八六年当他八岁的时候，他父亲托马斯担任了福克斯顿市市长。这是全市责任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他父亲必须随时了解他的城市是否已经作好准备以抗击敌舰的进攻，他的职责还包括在城市居民中募款以给水兵发饷，购买船只和枪炮弹药。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仅仅过了两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突然派船进攻英国，沿海城镇被迫日夜备战。菲力普进攻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西班牙的船只还没有驶近福克斯顿海岸，也没有来得及对英国城镇进行骚扰，弗朗西斯·德雷克将军便率领英国的小木船彻底打败了西班牙的大船。

一五八八年夏，正当福克斯顿加紧战备，准备反击菲力普船只进犯的时候，威廉·哈维顺利地通过了阅读、写作英文和拉丁文的考试，考取了坎特伯雷的皇家学校。在坎特伯雷读书的时期，他和他叔叔托马斯·霍克住在一起。那时父亲因商业上的事务经常到坎特伯雷顺便看望哈维，而且每次总要给他带去家里其他人的礼物，所以哈维在坎特伯雷并不感到孤独，他是个幸福的孩子。他的母亲是以英国国教的精神把他从小教养大的，所以他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仁慈的秉性和温文尔雅的风度，而从父亲那里哈维学到的则是对艰苦工作的热爱和对一切细节从不放过的专注精神。他的家庭是幸

福和睦的，生活是极其舒适的。

坎特伯雷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四周是景色秀丽的乡村。十岁的威廉就在这个地方上学。他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到学校去，晚上回到叔父的家里。那时他的拉丁文已经讲得相当流利了——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著书立说都用拉丁文——希腊文他也懂得一些。还不到十六岁，他的学习已经非常出色，完全可以申请报考剑桥大学的特别免费名额了。如果能取得这个资格，他可以免费进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凯厄斯学院学习六年（英语中“凯厄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都读成“基斯”）。申请这种特别免费名额的学生必须是“肯特郡出生，并在坎特伯雷受过教育，才能出众，品学兼优的青年”。威廉参加了考试并得到了这个名额。他是申请学习医学的人中第一个得到这个名额的人。

当时冈维尔、凯厄斯学院的学习生活，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艰苦的。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学生们早晨四点半就起床，五点到礼拜堂去做祷告，六点至十点上课，中间只有一次时间很短的休息，供学生们吃早饭：面包和淡啤酒。十点，他们吃中饭，哈维后来还记得这种中饭“饭菜质量很差，数量也不足”。下午，学生们的课程更多，一直要到五点钟才允许停下来吃晚饭（饭菜和中午的差不多，依旧是一杯蹩脚的淡啤酒）。接着从六点到夜间九点半是“辩论会或其它的学习”。九点半学生集合在一个大厅里跑步半个小时，让他们的双脚在“上床前暖和暖和”。这个上床前“暖和暖和”对学生们来说实在是少不了的，因为整个学院都没有暖气设备。

总之，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位来自于那样一个幸福舒

适家庭的哈维真是够艰苦的。因此毫不奇怪，从一五九八年秋天开始，他就经常生病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学完大学的全部课程。

然而，哈维觉得自己在剑桥大学学不到多少知识。因为这里上课太多，而且学生得不到充分的机会进行实际解剖以亲自观察人体器官的构造和功能。进行一次解剖似乎是一次罕有的大事，虽然许多学生已经从剑桥毕业后当上了医生，但却从来没有看过人体的内部结构。

哈维觉得这实在不太好。那时在意大利的帕度亚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在那里提倡人们进行实验，鼓励学生看解剖、向老师自由发表见解。这和一六〇〇年有个科学家因为发表了自己的新思想被活活烧死时罗马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生象哈维一样受了这种思想自由的鼓舞，纷纷从英国以及欧洲各地来到帕度亚。

在帕度亚还有一所医院，那些学医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给病人们进行各种检查，并同那里有经验的医生一起讨论病例。更好的是在这所医院里有一个专供学生观察解剖用的阶梯教室。这个教室至今仍然保存着。

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屋顶高高的圆形建筑。一排就是一个圆圈，第一排座位和地板一样高，顺次一排比一排高，最后一排座位几乎靠近天花板了。这六排位子坐满了学生，正好都能看到房子中央那张解剖桌。现在你可能想象得出这个教室的样子了。从最后一排座位到解剖桌上的人体不过二十五英尺的距离。这个教室可容纳三百人。房子没有一个窗户，室内的光线全靠悬吊在天花板下的蜡烛和紧靠在解剖桌旁八个学生手里拿着的灯。

那时这所医学院里最出名的教师是法布里修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他曾发现了在静脉血管里有瓣膜。就是他早在帕度亚大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对血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于哈维后来从事研究并于晚年取得了重大成果的胚胎学他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在这所学校里，法布里修斯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讲授他的静瓣理论（他非常生动形象地把这种静瓣称为“血门”，你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些小小的“血门”就象一个水闸的闸门能制止住水那样控制住血液仅使它向一个方向流动）。他也讲授人体疾病学和关于出生之前胚胎发育的课程。他经常对他的学生说：“对一切事物进行细心的观察是十分必要的，除了使用别人的观察结果以外，你们应该使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要记住，自己的经验比任何别人的经验更可信，因为任何真知都依赖于实验。你们应该特别注意，了解人体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不应仅仅通过读书和听课，而且应该通过对动物和人体的解剖。”他继续说道：“不要依靠聪明和想当然的猜想，要坚持相信你亲眼所能看到的東西，这样你才可能发现许多东西，发现那些至今尚未被人发现的东西。”

这就是那种在剑桥大学很少能听得到的忠告。哈维接受了这些忠告，并且正如法布里修斯所预言的那样，终于“发现了许多东西”。

一六〇二年，二十四岁的哈维已经学到了这两所著名的大学所能教给他的全部知识，并准备好投身于事业。有一个作家是这样来描写当时的哈维的：“他个子瘦小，一头黑发，乌黑的眼睛似乎洞察一切，皮肤微黑，举止风度热切而不知倦意，说起话来流畅轻快。”帕度亚使哈维受益不浅。有些

人甚至认为哈维是在手术教室里观看解剖时就产生了他的血液循环运动理论的最初想法。当然，这个想法大约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但是应该说从那时开始直到许多年后他的这个理论公诸于世，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哈维结束学业后回到了家乡。他进入了英国皇家学院，也就是医生协会，这是当时的一个学界团体。后来，他便和伊丽莎白·布朗结了婚。布朗的父亲兰斯洛特·布朗是医生协会里的另一个医生，他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私人医生。伊丽莎白·布朗正象当时一个作家描写的那样，她“身材颀长，皮肤黝黑，举止庄重”。她和哈维于一六〇五年结婚，婚后生活一直美满幸福，但是他们没有孩子。由于哈维有九个弟妹，所以他有許多侄甥儿女，因此我们不担心他和伊丽莎白会感到寂寞。再说，哈维的工作一直非常繁忙，他是不会有时间为没有孩子而感到烦恼的。

不久，他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伦敦圣巴托洛梅医院当医生。这是一所几百年以前专门为那些因为太穷请不起医生的病人开办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在伦敦有好几所。在哈维被允许进这家医院工作之前，他必须先在一份很长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保证作为“这所医院穷苦病人的医生”。他一定做到“每星期至少有一天时间——常年如此，如果需要还要去得更多——到医院去为那些需要医生诊治的穷苦病人看病，这样的病人有多少你就得看多少……而且凭着上帝起誓，你一定要竭尽自己的医术做到对症下药，对于病人除了帮他们把病治好以外，你不应该为了讨好，为了金钱或其它什么原因而做任何别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因为给他们看了病，提供了帮助而接受任何一个贫苦病人的任何礼

物和其它报酬。这点你必须在上帝面前发誓……。如果有的病人因病情所致无法来到医院就医，你就得到他们家里，到床边为他们看病”。

为了到这家医院去工作，竟然让一个青年作出如此苛刻的允诺啊！尽管如此，哈维在这家医院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在那里观察研究了十七世纪伦敦流行的各种疾病。要知道当时流行的病种是非常多的。在那所医院当医生时，他每年所得的薪金是二十五英镑，后来增加到三十三英镑，直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奥利弗·克伦威尔派的人把他从医院撵出去为止，他的年薪一直就没有再变化过。

在这期间，哈维还接待了一些私人病人，收入颇多。一六一八年他当了詹姆斯国王一世的医生，替他看病，直到国王临终。象这样有钱的病人给哈维一年带来的收益往往不止二十五英镑，甚至超过三十三英镑。大家对哈维在圣巴托洛梅医院里为穷苦病人的热心服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六二八年，哈维五十岁时，他发现血液循环已经许多年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他的研究成果。那么究竟为什么他的这个发现拖延如此之久迟迟没有公布于世呢？一开始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些奇怪。

我们不得不回忆一下那时的情形。在那个时代，要发表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没有极大勇气是不行的。何况哈维想要说的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坚持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提出新思想而被烧死的人当然是很少的，但是哈维青年时代确曾听说过有个罗马科学家被烧死的故事，也许就是这个故事一直使他难以忘怀。

然而，哈维最后还是把书写出来了。根据许多人说，他

的这本著作可以列入已经问世的最重要著作的行列。在书的开头他是这样写的：“我希望关于人体器官功能的教学不要根据课本，而应该通过解剖；不要让它服从于人们的主观思想，而应该让它遵循自然规律……我只追求真理。为了造福于人类，为了让一切有志于研究的人们有所借鉴和裨益，我愿意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努力。”

他的书只有七十二页。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重要的科学著作一样，书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本书看起来很短，那是因为语言极其精练，全书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字。

首先，哈维指出了所有其它论点的不足之处。他是非常婉转、谦虚、中肯提出这些的。他没有评断以前的科学家是如何如何的愚蠢，却说了自己通过观察研究发现血液循环曾是何等的困难。他说：“一度我几乎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描述心脏功能的时候，他首先讲到，是心房将血液压入了心室，这时心室就发生跳动，于是将血液压入哈维所说的“动脉样静脉”（即肺动脉——译者注）再进入腔静脉（即肺静脉——译者注）。最后进入主动脉，这主动脉乃是输送血液以营养全身的主干动脉。

“很清楚，”哈维接着写道，“有一个左心室已经足以把血液送到全身，也足以把血液导离腔静脉（一切无肺动物的情形就是那样）。可是，大自然却希望血液能经过肺脏，所以它赋予了人体一个右心室，由它将血液导离‘动脉样静脉’，流经肺脏，送到左心室。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心室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把血液压送到肺脏，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肺脏，为了血液能从肺里流出来。它不象肺本身需要用如此

的方式供给它那样大量的纯净的血液。那么，肺脏又究竟为什么比大脑或心脏本身更为需要这种血液呢？”

哈维回答了这个问题：血液流经肺脏以后就使自己充满了纯净的氧气，然后动脉就把这种充满了生命所不可缺少的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最后血液再经静脉，这种静脉的管壁很薄，并且在静脉管内有许多瓣膜——法布里修斯称它为“血门”——流回心脏。也就是说血液的运动是一个循环，而并不是象海里的波浪那样作一进一退的运动。

哈维在他的著作里又记述了一次他拿活蛇做的试验。他把紧靠心脏下面的腔静脉扎起来，观察在扎口和心脏之间的一段静脉是怎样“慢慢变细变弱”。当他把腔静脉的扎线松开，静脉又恢复正常。

接着哈维解释了心脏如何象只泵一样，给整个身体输送血液。这个泵的工作除了心跳的间隙之外，永不停歇。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怕时间很短，那人就会因为得不到充满了新鲜、洁净氧气的血液而死亡。

哈维还为他的论点提出了进一步的依据。他指出了动脉和静脉的区别。他说：动脉的壁比较厚，因为它必须具备收缩和扩张的能力；而静脉的壁比较薄，但是在静脉里有一种瓣膜——静瓣，这种静瓣能使血液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流动而不至于倒流。

就这样，哈维论证了血液的循环运动。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东西哈维当时还没有发现，例如微小的毛细血管，正是这些毛细血管将动脉和静脉连接起来并把血液送到人体各部分的组织。如果静脉和动脉是一棵树的主枝的话，那么那些极其微小的毛细血管就好似长着树叶的小树枝条。事实上，

如果你把一个人的血管画出来的话，它看起来就很象一棵树，主动脉象树的主干一样位于中间，其它小的动脉和静脉就象分枝。但是，毛细血管直到五十年以后才被发现。直到那时血液循环的论证才算全部完成。

当然，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是不同意哈维的理论的。英国有个詹姆斯·普里姆罗斯的医生说：“过去医生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血液循环这回事，可是照样把人的病治好了。所以哈维的这个理论，即使确实如此，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欧洲许多最著名的医生也都纷纷反对哈维的这个“危险而有害”的血液循环理论。哈维非常冷静，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一六三〇年哈维和一个王室成员到欧洲旅行。在那里他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作了一次人体解剖以示他已概述的观点正确。大部分人在看过这次解剖以后，都信服了，只有那些旧观点很深的医生仍然表示怀疑。尽管亚里斯多德·伽林是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但是有一个人居然说道：“凡是亚里斯多德·伽林和其他希腊大师认为美好的东西，对我们仍然是美好的。”

第二年哈维当了国王的医生。国王查理一世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当时，哈维正在努力研究生命的起源，为了给他提供研究胚胎的方便，国王允许他用王室花园里的动物做实验。一次国王还说服了哈维给他演示了血液循环的实验。当时在王室成员中哈维简直成了最受宠爱的人。一六三三年国王去苏格兰举行加冕典礼，哈维也荣幸地跟随国王同行以照料他的身体。看来查理不仅把哈维当作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医生，而且已经把他看作是自己一位亲密的伙伴。

在苏格兰那段时间，哈维访问了巴斯罗克小岛。在那个岛上哈维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海鸟（现在还是如此）。这些海鸟的种类和数量如此之多，是哈维从来也没有想到的。这些情况他当时曾经用拉丁文写了一些笔记，至今仍然还在。也许就是那次访问促使哈维开始研究鸟蛋里的胚胎发育，而这项研究后来就成了哈维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据说他记录这项研究的手稿曾一度失落，后来又发现了。

作为国王的私人医生，哈维也曾经历过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不是所有的有趣事情都和医药有关系。最奇怪的也许是兰开夏巫婆那桩案子。事情的开始倒不复杂：有个小孩子经常逃学，据说这个孩子有非凡的想象力。人们便问他，你没有去上学，到底做了些啥呀？他便讲了一个当地人从来也没有听过的离奇故事。

“迪肯森老妈妈一把将我抓住了”这孩子说道——迪肯森老妈妈是住在森林里一间小屋子里的孤老太婆——“她抓着我腾云驾雾来到在一片荒野上的一幢大房子跟前停了下来。那里，我看见有七个老太婆，她们一人拉着一根从房顶上放下来的绳子。她们一拉那绳子，肉、面包还有别的好东西便从上面掉下来。后来又来了好多巫婆，她们先是饱餐一顿，然后就围起来跳舞，一面还唱着些古怪的歌曲。”

今天，如果有个小孩对人说这样的故事，正好比他撒谎说他在客厅里看到了狮子一样，怎么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可是在十七世纪，人们还信巫。但是如果那时有人做巫婆那是要当做反对教会、反对国家而论罪的。任何一个带到法庭上的人，要是“被证实”当了巫婆，她就可能被判极刑，活活烧死。

由于听信了这个小孩子的话，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可怜的迪肯森老妈妈第一个被投进了监狱。然后人们又让那孩子带路去抓捕别的“巫婆”——就是小孩说他亲眼看见唱歌跳舞的那些“巫婆”。就这样共有七个老太婆被指控是“巫婆”被抓了起来。

消息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他很英明，他根本不相信那个小孩讲的故事。他便带着哈维一起去审查那桩案件。可能是由于哈维敏锐的判断力，使其中四个“巫婆”当即获得了自由，其余几个没有多久也都放出了监狱。大家是多么希望哈维能够告诉这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可别再那么愚蠢去相信他的儿子了。而且这孩子实在应该好好揍一顿才对。

后来发生的便是托马斯的事情。“老汤姆”帕尔·托马斯是什罗浦夏温尔顿人。死的时候他的年龄已经一百五十二岁零九个月，他的年龄真是大得吓人，于是人们便把他带到伦敦去见国王。

哈维也见到了老汤姆。但是不久，老汤姆便死了。死后哈维给他作了尸体解剖，他发现事情真是太有趣了。

哈维惊奇地发现这位老人的身体、内脏器官及各方面都和那些比他年轻许多岁的人一样健康。哈维后来曾说过，当他听说老汤姆一百一十岁的时候，还曾因为乱搞两性关系而被逮捕过时，他是一点不感到奇怪。老汤姆的妻子年老去世的时候，老汤姆已经一百一十九岁了，但他简直还象年轻人一样。没过几个月，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据他那个妻子说，在老汤姆一百四十多岁以前，他们俩人一直象青年人那样享受着甜蜜的夫妻生活。

一百三十三岁的时候，老汤姆双目失明了，但他仍旧能

听到每一个字。至于说话，一直到死都很清楚。如果有两个人扶着，他还照常走路。他的记忆力显得有点衰退，但是这种现象就是对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人来说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哈维断定到伦敦这一趟送了老汤姆的命。“他陡然离开了什罗浦夏的凉爽、洁净、有益健康的空气环境，来到了充满人畜污秽、脏水和烟雾的伦敦；这里的空气——特别是秋天，总是那样的阴沉和污浊，它对于一个刚从阳光灿烂的什罗浦夏来的老人尤其如此。”

哈维还认为，油腻食物吃得太多也缩短了老汤姆的寿命。要知道老人过去一向过的是非常俭朴的生活，而到伦敦以后赐给他的是佳肴烈酒，这些对于老汤姆犹如毒药一样。

最后哈维说道：“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老汤姆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监狱里实在感到太不自在了，于是他离开了它。”作为国王的私人医生，哈维的一生也曾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刻。

一六三六年国王带着哈维周游了德国。他们坐船顺莱茵河直下，饱览了沿途的美丽风光，也看到了一些悲惨的情景。一个和他们同行的画家霍拉一路上画了许多美丽的城堡山色，而哈维却看见了许多人都饿得在挖野草充饥。

“这些穷人们看上去是那样的饥饿，”哈维写道，“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船时又是那样的激动，有几个人甚至跌进了莱茵河差一点淹死。”

在纽伦堡，哈维见到了著名的教师卡斯帕·霍夫曼。就是他有一个学生叫赫尔维柯斯·迪特里希，早在一六二二年曾提出过血液在人体内可能进行循环运动。当时这个学生还

从来没有听说过哈维的名字哩。

“我解剖了几只动物，”迪特里希说，“既有活的，也有死的。在一次拿活狗做的解剖中，正如其他医生将告诉你的那样，我做了一个同哈维完全相同的实验，他就是根据那个实验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血液的循环运动。当时我高兴极了，立即去告诉了我的老师霍夫曼，我说我认为血液在人体内的运动是循环的。”

但是他给我的唯一回答是：“哼，胡说！”

这次霍夫曼终于亲自见到了哈维。哈维在一个阶梯教室里做了一次解剖，向观众们显示人体内血液循环的情况。当时除了霍夫曼先生以外，在场的人都相信了。哈维没有同霍夫曼争论，也许他担心一旦争论自己会动气冒犯这位老人。他放下解剖刀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解剖室。

这是一次漫长而令人兴奋的旅行。现在我们还保存着当时他从德国寄给他朋友的一些书信，那真是一手漂亮流利的十七世纪英语。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饮食方面似乎有些过量而不利于他的健康。在他上了年纪以后，在饮食方面特别是因为过量的饮酒，曾吃了不少苦头。

就在那时候，议会里有一些人对国王心怀不满，他们想窃取王权。奥利弗·克伦威尔派的人后来终于把国王抓了起来，并取而代之开始统治英国。那个时期，英国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哈维有个朋友叫托马斯·霍布斯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时候说过：“由于这些人，我们英格兰的美好的东西几乎丧失了一半。他们毁灭艺术、盗窃世界最好的藏画，甚至还下令焚毁了许多画卷。举目全国乡村，没有一个教堂